

百态



吠声袅袅，落日又被黄犬牵回了坳口。田埂上落满金色阳光，大黄狗依然向着山边的落日吠叫，顽强而固执。我知道，它的叫声不是愤怒，而是寂寞。那犬吠声明快而悠远，如同一支黄昏的恋曲。而那落日，在黄犬的召唤下摇摇欲坠，向着山涧沉落。

——摘自费城《故乡的犬吠》

开大车

樊心才

最初买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买的是辆小奥拓，车小省油，倒也适合我这样的“窝囊男”。虽然开小车上路经常受挤兑，可咱心理素质比较过硬，大车司机就是看不起我，你又不认识我，你爱歧视谁就歧视谁，和我没什么相干的。

后来，我的大学同学刘竿子买了车，一出手就是辆别克，有时候和他一起开车出去散心，他都是笑话我：“看看，小男人就是开小车，你身板不如我吧，开的车也不行。”别人歧视我就罢了，这回是老同学老熟人，心里怪不是滋味的，车开了两三年，我一咬牙，一跺脚，买了辆入门级奥迪，心说这回终于能在刘竿子面前挺直腰了，可没想到，人家没多久换了一辆路虎！

刘竿子仍然笑话我：“看看，小男人开小车，你那奥迪停在我路虎旁边，很小鸟依人嘛，哈哈，你能换车，我就不能换车吗？哼，我坐的车，个头一定比你的大！”

我心里那个气呀，这小子也太能显摆了，要是哪一天犯在我手里，非教训他一顿不可！等啊等，机会终于来了，我同事最近买了辆二手路虎，“个头”比刘竿子那辆看着还大些，虽然是二手的，可车有七八成新，我和同事关系不错，软泡硬磨，他终于答应让我开一天。

我心里非常兴奋，把车直接开到刘竿子那里，话里有话地说：“走走，到大明公园玩玩，我们都开车去。”刘竿子一看我开的路虎：“哟，开的车个头越来越大了，你小子



别得意，我的车永远比你的大！”

刘竿子手一挥：“走，和我去车库开车！”三拐两拐，刘竿子没进车库，倒转到了马路上，他往路边的站牌一站，不多时，一辆公交

车来了，刘竿子掏出一块钱，向我抛了个“媚眼”：“我的车永远比你的大，小样！”

我心里那个苦啊，看来要超过刘竿子，非得坐次火车不可了！

在菲律宾遭遇劫匪

卢素玉



最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了香港游客被劫事件，当我看到电视荧屏上令人心悸的镜头，不禁又想起了去年我在菲律宾遭遇劫匪的经历，至今还感到后怕。

去年七月我随团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旅游，游览了黎刹尔公园和椰子宫，回到酒店天色已近黄昏。不巧的是酒店的供电系统出了故障，客房里空调无法使用，我感到里面十分闷热，于是就拎着从国内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到离酒店不远的城市休闲广场去透透风。休闲广场此时人不算多，我找了个长椅坐下，椅子正好在一棵椰树的树荫下，我打开电脑玩起了游戏，觉得非常惬意。

这时天色更暗了，我隐约感觉有一个菲律宾男子在靠近自己，我刚一抬头，他猛然冲过来伸出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巴，另一只手便开始抢我的笔记本电脑。我想大声喊，可是喊不出来，只好本能地死死抱着笔记本。这下他恼了，抬起腿用膝盖猛击我的腹部，我疼痛难忍，不由得松开了手，劫匪抢了笔记本拔腿就跑，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一下子扑过去拼命抱着他的腿，劫匪怒不可遏，从腰间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弹簧刀朝我胳膊上扎去，一阵钻心疼袭来，我捂住了伤口，劫匪趁势溜走了。

忍着剧痛我报了警，警察到了现场，他们联系了一辆救护车把我送进了医院。经过治疗后，我的病情稳定下来，我又跟随警察到警察局录口供。我把被劫的经过详细地作了说明，警察对我说：“在这件事上你犯了两个危险的错误，第一你不应该在公共场所使用笔记本电脑，诸如这类贵重的物品很容易吸引劫匪注意；其次你不该和劫匪搏斗，钱财是身外之物，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劫匪多半有刀或枪，以命相搏是很危险的。”

警察不去谴责劫匪反而去指责受害人，他们的说法让我无法理解。“那遭劫以后应该怎么办？”我反问道。“遇到抢劫，第一要放弃钱物，不要与之争夺，第二要迅速报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最重要，对付罪犯是警方的事情，不报案才是真正纵容犯罪。”那位警察振振有词的一番话似乎也有道理，我哑口无言。



“朋友”老邱

宣金祥

老邱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今年70多岁，已退休多年了，但与我这个年轻人竟成了“忘年交”。

说起与老邱交“朋友”，纯粹是一种偶然。30多年前，他在一所位于高邮湖畔的水乡小学当校长，为了聘请一名代课老师，他特地找我父亲帮助物色人选，找了四五个高中毕业生都嫌水乡离县城太远，没人肯去。老爸说：“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就叫我儿子去吧，只怕他胜任不了，误了乡下娃们的前程。”

我早先做过泥水匠，当过石匠，所幸的是，多年来，书本、字典却总是随身携带，所以，语言功底还算马马虎虎。但我不能耽误乡村孩子的学业，要他另请高明。但老邱一个劲地鼓励我：“小宣你就放心吧，保证可以，我经常在报上读到你的文章，挺不错嘛！我不是也才初中毕业吗？”

从此，我便成了老邱手下的一员“小卒”。当老邱把我介绍给同事

和学生时，还把我大大吹捧了一通，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忙摆着手说：“我头一回上讲台，水平低，经验缺，今后还得靠大家多多关照。”

老邱虽然是我的领导，但他总以一个长辈或一个朋友的身份，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在水乡漫长的夜晚，我俩总是促膝长谈，人生、社会、工作、学习，无所不及，这使我了解到老邱那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老邱17岁那年刚初中毕业，就到水乡任民办教师，10年后正逢文革开始，他因讲了一句“不该讲”的大实话，被开除公职。迫于生计，老邱辗转转到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打工经商，几经流离，当了整整十年个体户。直到八十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老邱才重新回归到自己喜爱的教书育人岗位上。

我曾经问他：“在你被开除公职后，有没有想到过还会重新走上三

尺讲台？”老邱听后显得十分感慨：“总有一天，我的事会解决的。所以，在我十来年的流浪生涯中，书，始终没有丢开，知识肯定是有用武之地的。”

我没想到，在某些方面，老邱与我竟如此相似，大概这也是我俩“投缘”的原因吧。

1980年冬天，我辞去了代课教师的工作，参军到部队。20年后，又转业回到家乡县城工作，但老邱却一如既往地与我保持着联系。每次来信，都感叹结识我这个“忘年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事。这几年，老邱虽已退休，但仍在那所水乡小学忙碌着。他时常转达水乡“孩子们”对我的思念（这些“孩子”，现如今早已是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了），一再邀请我到水乡做客。

看来，有时间我真的要重新到水乡去一次，去看望老邱，也看看那些可爱的乡下孩子。

湿漉漉的故乡月

时红军



的，湿漉漉的。故乡偏僻，教育落后，为了让我成材，小学5年级起，养育3个儿女的寡母，就送我去外地读书，她自己吃糠咽菜，省下口粮烙出煎饼让我每周六回家背往学校。中秋节学校不放假，母亲总把从生产队分得的几块自制月饼留着等我回家，自己一口舍不得吃。看我狼吞虎咽吃得香甜，母亲笑了，笑得很欣慰，但眼里却噙满泪水，似乎亏待了儿子。我的中学是在数百里外的芜湖读的，每年暑期开学总在中秋节前，此时的母亲总是一次次去哀求生产队领导，把她的那份月饼提前领出来，让我带到学校去。母亲送我出村，千叮咛万嘱咐，不时擦着泪水，我走了很远很远，母亲还站在村头，还在擦着泪水。

的，湿漉漉的。

中秋之夜，我独坐在操场边的草地上，拿出月饼，一边吃一边看着冉冉上升的月亮，它是从故乡走来的，那么圆，那么亮，然而却是湿的，湿漉漉的。那是母亲的眼睛，那是母亲慈祥的眼睛，那是母亲噙满泪水的眼！

现在的月饼越来越好，不仅质地优良且包装精美，品种繁多，花样翻新，但吃起来，总赶不上母亲送我的自制月饼香甜，更缺少湿润心头的情味。从那晚开始，每年中秋之夜，欢欢乐乐的阖家团圆之后，我便独自走上阳台或步出家门，凝望着天上的月亮，圆圆的湿漉漉的月亮。

但愿今年的中秋之夜能有个晴朗的夜空，让我再能享受一次湿漉漉的故乡月。